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石墨鵠華卷四

明 趙岵 撰

跋四十七首

唐不空禪師碑

和尚不空也碑徐浩書浩傳曰父嶠之善書以法授  
浩世人貴之狀其書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尤為司  
空圖所愛又嘗論書曰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者骨  
勁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翔翔百步者肉豐而力沉

也若藻曜而高翔是真書之鳳皇矣可謂誇詡之極  
今觀此碑雖結法老勁而微少清逸之致此在唐人  
書中似非其至者

又癸卯歲余過咸陽原有無畏不空禪師墓有塔記作  
于開元二十五年書法似顏平原已經再刊亡其筆意  
而敘述無畏過龍河一馳負經沒水隨之入龍王邀入  
宮講法留三宿經不濕一字又述不空于師子國國王  
調象象奔逸見不空皆跪伏二事極詳多與禪家所稱

說合又辨西域僧呪傳奕事曰此好事者曲為之詞若果有是正謂邪術不足以疵吾教也又云佛制戒律生草猶不許比丘踐之况說斷人命呪傳于世乎其文可觀因并錄于此

唐道因禪師碑

王元美曰評者謂蘭臺瘦怯于父而嶮峻過之此碑如病維摩高格貧士雖不饒樂而眉宇間有風霜之氣可重也余謂蘭臺故學父書而小變為險筆時兼隸分自

是南北朝流風餘韻李仲璇孔廟碑趙文淵所書華岳碑可覆觀也

唐楚金禪師碑

吳通微為學士工行草然有譏其近吏者此碑清圓婉逸雖鉤磔小減而亦微有晉之丰度觀者當自得之

唐大智禪師碑

史惟則分隸書竇泉稱其古今折衷大小應變如因高而矚遠俯川陸而必見今觀此碑信是開元間分書第

一手嚴挺之文亦麗則可觀大智師見唐方技傳傳云  
開元二十年卒碑云二十四年

唐大智禪師碑陰記

碑陰陽伯成撰記施淨財事而惟則書書法瘦而少態  
與前碑異何也

唐圭峰禪師碑

此碑裴相公休撰并書法全出歐陽信本而瘦勁不及  
也當時柳誠縣書名動一時乃任篆休自任書亦信能

書矣余不敏竊謂此固當勝柳書

唐隆闡法師碑

此碑行書源出聖教而漸作婉媚纏繞殊乏晉人瘦勁  
蕭疎之趣碑為懷惲立都玄敬云無書撰人姓名碑中  
有弟子思莊敬想清徽勒茲玄琰則碑為惲之徒所撰  
未知是否而王元美乃曰僧懷惲撰及書頗亦能為其  
家言筆法尤圓嫩有聖教遺意今碑中叙惲生死甚備  
明云大足元年十月二十二日神遷春秋六十有二神

龍元年勅贈隆闡大法師天寶二年建碑又弟子思莊  
云如元美言豈憚鬼撰書耶蓋碑首后人妄增懷憚  
及書四字文理本不屬而元美疑于及字上當有撰字  
遂誤耳元美博學絕世似未見都玄敬金璫琳瑯又似  
未讀竟此碑然謂憚頗能為其家言又似并取其文者  
至人乃作夢語何也

唐杜順和尚碑

碑在開佛寺董景仁行書亦清勁但小弱耳



唐寂照和尚碑

此碑在咸陽西馬跑泉地中武功康子秀先生過而識之以語土人豎于道傍其后王咸陽移之咸陽城中寺以碑有安國寺字遂改名其寺為安國寺按碑段成式撰僧無可書成式文筆自竒此文為佛言尤竒無可賈島從弟有詩集傳世其書法出柳誠懸而優益者子秀名榕太史德涵子也

唐御史臺精舍碑

此梁昇卿追書崔湜文湜人品殊汚人齒頰而昇卿尚  
追書其文何也豈唐世重佞佛湜之立精舍于御史臺  
適投時好耶但昇卿分隸聲動一時東封朝覲碑史冊  
稱之今觀此碑名不虛耳

唐御史臺精舍碑陰題名

碑陰題侍御史并內供奉殿中侍御史并內供奉監察  
御史名共六百餘人參差不齊分書者五六人餘皆正  
書書皆有法不似后世胥吏書也

唐周公祠靈泉碑

周公祠靈泉湧出大五小七凡十二處觀察崔珙奏狀  
勒石事在大中間石前刻奏狀中刻宣宗批荅后刻珙  
謝表文詞宛至有盛世風書亦遒健有法且其叙列大  
似漢人碑例而遜其古質耳如此等碑宋以后恐不能  
得也

唐濟安侯廟記

記在華州唐昭宗在富平韓建迎之至華自華歸長安

褒建而及于城隍神記為諫議大夫李巨川撰拾遺柳  
懷素書文固諛詞而楷則嚴整何如君家誠懸具眼者  
自知之

唐法門寺重修塔廟碑

碑稱天祐十九年是時唐亡已久李茂貞尚稱唐年號  
又二年而莊宗取梁茂貞稱臣又一年而茂貞死戰爭  
之時得作此佛事者以梁晉搆兵茂貞偷安故也按傳  
貞先稱岐王莊宗改封秦王據碑則已先稱秦王矣碑

王仁恭書亦精勁有法

唐順陵碑

武三思撰相王旦書碑用武氏製字武三思稱忠猶可  
而旦亦曰忠旦當發一笑書不知真出旦否方整適健  
可錄也碑已仆于乙卯之地震而亡于縣令之修河余  
猶從故家見其搨本

唐本願寺碑

此碑獲鹿縣按察家掘地得之乃鹿泉信士畢瑜造塔

藏舍利者行草亦不惡石理脆亡其真耳然是唐碑中之最下者

唐武安君廟記

廟在今咸陽東古杜郵起慘刻獨有將略耳亦祀至今何也壁間記唐乾符五年重修事正書遒勁亦有歐法知唐世官牒無不作佳書也記中所列添置物色有眺子舍一十間沙子三間華一顏石押倚影等皆不可曉

唐令新誠碑

鄭樵略有新誠碑二一王適篆一劉飛書趙明誠又有  
三紙歐公有六紙有正書有八分書者余所獲乃一王  
某行書蓋開元頒行時不但一州刻也碑雖泐甚然書  
法是深于聖教者

唐陳居士殘碑

武功人有耕而獲斷碑首者題曰大唐潁川陳居士塔  
銘篆書下有數十字首云居士諱生字善慶正書俱有  
法居士必佞佛者唐人好佛故死而張大之為塔耳余

所取則以其書法見唐之能書者多也

唐淨住寺文賢像銘

此碑河東裴行純追薦其父母而作碑之存者無幾其分隸頗佳但瘦而不硬且刻手似出唐以后人留之以待博識者

唐緡雲縣城隍廟記

李陽冰為緡雲縣令值旱禱于城隍約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而雨乃遷廟而記其事書固竒事亦竒余觀



其篆瘦細而偉勁飛動若神歐陽公以為視陽冰他篆最瘦余謂佳處正在此又云世言此石與忘歸臺孔子廟三石俱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若然今去歐公又四五百年寧不為無字碑乎記云祀典無城隍神吳越有之至歐陽公云天下皆有縣猶少今則無縣無之矣且記云自西谷遷廟于山巔又以見城隍廟前朝不必在城中也今西安府西村落大者多有城隍是其遺意

唐李陽冰先塋記

此李氏卜葬李曜卿兄弟三人而第李卿記從子陽冰書卜地人為邵權記云偏得管郭之道管謂公明郭則景純也玉筋書經大中祥符間翻刻故不及縉雲碑

唐李陽冰三墳記

此李卿表曜卿三墓陽冰書碑雖無翻刻字字畫法具而神亡似與前碑同王元美乃謂石猶故物故無傳改之謠豈別一碑耶抑未見前碑耶元美自任識書恐于

此碑失之矣陽冰顏魯公家廟碑書作陽冰

唐彌勒佛頌

此房璘妻高氏書高氏又書安公美政頌歐陽公謂字迹如出二手而疑好事者寓名以為竒余未見美政頌此本借自東肇商觀其筆法遒勁信足名家而一經元祐火燬政和間寺主道珍重勒再經大定火燬泰和間寺主元釗又勒鉛鐵都亡僅存形似耳金人闕苑跋語歷歷可証近吾鄉人有為交城廣文者為言碑今又就

燬交城人猶有舊榻本以此觀之當亦非開元刻乃泰和刻也然則碑自元祐至今凡三燬于火矣何高氏之不幸耶

唐宗聖觀主尹文操碑

負半千之取名謬為應運五百者碑文殊不稱可嘆碑叙文操遊太白覩異像以為竒蓋太白名山至今多見靈異不足竒也至謂老子降于壇間萬衆共覩則近誕矣書分隸適古不著姓名且經元朝翻刻失真可惜

唐李靖上西岳書

此好事者誣衛公而為之書詞可咲而唐劉鍊言衛公  
訴神且請告以官位詞色抗厲后有聲曰僕射好去顧  
不見后果如言以此觀之真有是書耶又小說載公射  
獵行雨事殆異人不可以常理論也書三種潞州者崇  
寧間刻滕縣者紹興間刻西岳廟則近刻筆亦道逸王  
元美稱之當是潞州本滕縣者不及近刻又下矣

唐李輔光墓志

巨雅正書清勁有聖教遺意葬在咸陽東北近涇萬厯  
中涇岸崩擁水不流三日乃得茲石其銘曰水竭原遷  
斯文乃傳適符其事可謂竒矣

唐劉光俊墓志

志高肅撰無書者姓名光俊無殊績可稱肅文亦卑冗  
書行草習聖教如不能縛雞人學扛鼎以唐物故錄之  
唐比丘圓滿碑銘

銘石斷殘不能一半棄華嚴寺敗垣中書者不知何人

筆法全出褚登善波拂處虬健絕倫銘內有神龍二年并鎮國太平公主等語當是中宗時人習登善書者

唐大遍覺禪師塔銘

玄奘久居西域廣譯佛言唐太宗極尊崇之據史卒于顯慶六年即龍朔元年銘則云卒于麟德元年之二月史云年五十六銘云年六十九先葬滻東后移徙樊川北原即少陵原文宗開成四年劉軻撰文僧建初書行草秀勁有法而文亦粗能言師事俱可存也

唐大法師基公塔銘

基公者尉遲敬德之從子也。度為僧，譯經于慈恩寺。卒于永淳中。大和間，始建塔。李弘度銘之，書者亦建初。然其筆法不無少遜。玄奘塔銘。

唐圓測法師塔銘

法師諱文雅，字圓測，新羅王之孫也。唐太宗時人，與玄奘同翻經論。萬歲通天元年卒，葬于龍門。其徒又分骸葬于南山之巔。政和中，又改葬于奘公塔左。貢士宋復



撰書書亦是宋書之楚楚者而以復不顯故無稱猶恠  
銘首稱大周豈以法師死于武后朝耶因嘆武曩淫穢  
在唐以高宗故不致削奪而后世猶不唾去之何也

唐大德進法師塔銘

此太子司議陳光撰僧智詳書磨泐僅存形似然其書  
法亦是習登善者

唐大德檀法師塔銘

此姜立祐撰而無書者名行草筆法圓健清逸當與建

初大遍覺銘並觀

唐淨業禪師塔銘

正字畢彥雄撰文而無書者名正書法亦習褚登善者  
勁拔似之而其鈎磔處稍不及耳楊修齡侍御在長安  
日亟賞之遂多搨者

唐張旭斷碑千文

此云張旭書存者數十字牛鬼蛇神雖云竒怪然不堪  
大令一嗤

唐張旭肚痛帖

此帖殊勝斷碑千文十倍當與藏真聖母三帖同觀

唐草書心經

刻后有跋謂為右軍書非也王元美考以為駙馬鄭萬鈞書張說為之序者見唐文粹又云書雖適逸而踈縱不入格不中懷素作奴况右軍乎余觀此書筆法不似唐人迨入宋時蹊逕而說序萬鈞書曰學有傳癖書成草聖則萬鈞書自非益浪者說深于文不應妄贊如此

然則此書恐亦非萬鈞蹟也

余又得心經序于報恩寺壁間唐南陽忠國師述宋九  
華山僧省言書書全出伯施幾于亂真矣亟令摹一本  
裝池于心經之首而藏之

唐懷素藏真律公帖

藏真律公共三帖宋游師雄刻之于石者所謂師游絲  
筆法也有驚蛇飛電之恍惚有挽強拔山之氣力最奇  
筆也后刻諸跋大半皆宜刪去李白歌麈作可咲尤為

此帖之玷

唐懷素聖母帖

此帖輕逸圓轉幾貫王氏之壘而拔其赤幟矣亦元祐年刻刻手極佳與藏真律公帖俱不失素師筆意

唐懷素草書千文

此帖明成化間余肅敏公刻于石者書故橫肆以刻手不良遂使素師婉轉清逸之趣十失其五所未亡者骨力耳視前二帖斯為下矣

唐石柱題名

柱八面每面為三段或四段曰左司郎中曰左司員外郎曰吏部郎中曰吏部員外郎曰司封郎中曰司封員外郎曰司勳郎中曰司勳員外郎曰考功郎中曰考功員外郎曰戶部郎中曰戶部員外郎曰度支郎中曰度支員外郎曰金部郎中曰金部員外郎曰倉部郎中曰倉部員外郎曰禮部郎中曰禮部員外郎曰祠部郎中曰祠部員外郎曰膳部郎中曰膳部員外郎曰主客郎

中曰主客員外郎按唐制二十四司以尚書左右丞領之左右司為之副此皆左丞之屬也題名不及左丞者自五品以下也十二司司各百餘人后題大中十二年十一月書鐫上石柱故自唐初迄宣宗諸名臣多在焉唐諸司官名或改或復或省或復置今不書所改者從舊制也書者不知為何人筆法出歐陽率更兼永興河南雖骨力不逮而法度森然蓋唐世以書判取士顏元孫至以干祿命其字樣故人多習書而歐虞褚薛一代

前茅故人多用其法也柱今在西安府文廟門內

唐兜率天經石幢一

此書大有歐陽率更法志川宗尉掘地得之一字不損  
可玩也今石在志川府

唐燃燈功德經石幢一

此書在香積寺行草亦勁逸然不中與王緡作奴

唐尊勝呪石幢八

余所收尊勝呪石幢凡八紙其一為張少悌行書清圓



秀逸蘇靈芝輩不及也在崇仁寺經堂前以木柵罩之一字不損其一正書無名方整森嚴全習信本而結法稍不如在牛頭寺其六紙或正書或行書都不作惡扎然不無遜其腕力也

唐尊勝陀羅尼經石幢十一

凡石幢多書尊勝陀羅尼經余既有此癖遇必摩之而擇其佳者錄之凡所錄十一紙所在詳目錄中但其書法劉慎徽僧無可書者佳餘無名姓然皆與此匹敵者

也關中石幢無數或埋或斷或移作他用深為可恨

唐石鼓經呪

此以石為鼓而週刻之其文尊勝經呪也書適律有法  
存者不能強半鼓下作石山山上作天王鬼神以戴之  
斧鑿工甚奇在醴泉縣趙村廣濟寺后疑是唐初建寺  
時物寺僧不知護持鼓下為溷廁可慨也

石墨鐫華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石墨鐫華卷五  
六

詳校官編修臣潘廷筠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于希賢

欽定四庫全書

石墨鐫華卷五

明趙岫撰

跋四十一首

宋藍田縣修夫子廟碑

孫穆之者宰是邑重修夫子廟而進士董儲為之記  
僧嗣端書董文靡弱殊無足採嗣端分隸則深得唐  
人遺法者後署大中祥符四年皇帝祀汾陰之月攷  
史為二月是時契丹歲幣三十萬而水發徐兗旱連

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災異之見大書不一書而帝方且侈天書之瑞尋漢武唐明之蹟無怪其後世之不振也

宋修唐太宗廟碑

宋承五季文靡極矣此李瑩奉勅為之者猥冗不稱孫崇望書全出吳通微昔人謂之院體院體即如今所謂中書體蓋謂之也余謂通微書清逸有法得聖教少許結構便足名家崇望猶是通微之亞然在宋初可謂步

趙唐法者矣據碑太祖于時修歷代陵廟而元美題唐  
憲宗廟碑謂懲于藩鎮故注意憲宗憲宗廟碑與此碑  
俱開寶六年立元美偶未見耳

宋刻昭陵六馬圖贊

六馬贊唐文皇御製歐陽詢書石與文德皇后碑同立  
陵后高宗又詔殷仲容別題馬贊于石座則贊宜有歐  
殷二公書也今文德皇后碑與歐書都亡而陵上馬無  
石座書世所傳圖乃游景叔所刻景叔序云得唐陵圖

記云然楊用修丹鉛錄記六馬贊云在秦中殷仲容撰

歐陽詢書又有元學士王暉跋

云

云其說與景叔小異

或用修所見乃舊石耶然一為歐書刻石一為殷書刻

馬座寔出太宗製非殷撰而歐書也游公刻圖盛傳用

修不當未見何抵牾乃爾今去用修未百年豈舊石頽

亡獨有游公刻耶景叔亦云詢書不復見獨殷書存距

陵北五里今石馬正在陵下不數十武又無座書其非

唐馬無疑然則殷書宋時尚在今亦淪沒不可求矣非



游公刻圖誰其知之公又云殷書薛仁果作仁果以証  
史官之誤如此類者尚多游公雅善臨池李靖李勣碑  
陰各有題字草行甚佳而此圖序乃醴泉縣尉刁玠正  
書深得歐陽詢遺意者可觀也

宋譯三藏聖教序

西域僧天息災譯三藏太宗為序雲勝書天息災無玄  
奘師之竒異太宗無唐文皇之雄才雲勝無懷仁之手  
腕又無王逸少之殘墨斷楮足供其補綴時代既非不

能超乘而上矣后之為不朽者難哉

宋北岳安天聖帝碑

真宗既封泰山祀汾陰而褒及恒山之神也陳彭年故  
非端人語多容媚邢守元書亦習聖教而有得者但結  
體太踈倘遇王縉便當避三舍矣矧右軍乎

宋重修北岳記碑

嘗見王元美稱是碑云魏公書法顏平原而時時露柳  
骨鋒距四出令人不敢正視亟慕而購求之既得再閱

所謂鋒距四出良是但以三公較之似不無少遜顏之方整而偏得柳之奮張居顏柳間可也何至兼二公令人不敢正視乎魏公受遺二世以身繫重輕誠不可及而于書家嫡派恐不敢過枉也

宋勸慎刑文碑

此宋晁迥述自古酷吏循吏之報應以為用刑者勸文允似點鬼而書方整勁拔有歐陽率更法稍遜其適逸耳碑無書者姓名以后慎刑箴碑証之當為盧經書

宋勸慎刑箴碑

迴既作慎刑文又為是箴刻石永興軍文宣王廟即今  
西安府學碑立于天聖中是時迴判西京已年八十餘  
矣召宴太清樓既而獻斧宸慎刑箴是此耶中多為長  
吏語似非上天子者迴為殿中丞時失入死囚奪二秩  
故晚年津津慎刑如此耳書碑者進士盧經大有歐法  
并可存也

宋清淨護命得道經

此碑首清淨經次消災護命經次生天得道經書者始  
平龐仁顯全習皇甫碑法虬健絕倫寘之唐人名書中  
殆不可復辨但經首乃作菩薩畫像何也

宋摩利支天并陰符經

此碑首摩利支天經前作佛像次黃帝陰符經前作黃  
帝問道廣成子像畫俱不惡書者為汝南袁正己亦能  
習歐陽率更法者因以見宋初諸人猶步趨唐矩也

宋郭忠恕三體陰符經

忠恕三體陰符經其二大小篆其一隸也忠恕篆筆匹徐鉉而誚英公又兼工小楷畫品入妙其后又能仙去不死真異人也余不得見其小楷與畫而于是碑亦足以窺其一班矣

宋篆書千字文序

英公于篆書獨推李監而陶承旨穀此序亦云陽冰死而夢英生其然乎序書出皇甫儼手可謂升率更之堂者

宋夢英篆書千字文

英書全學李監未似孫敖而表正已隸書方勁有歐法  
與陰符經同非嘉祐以后人所及也

宋夢英十八體書

黃魯直云李龍眠得金銅戟于市漢製也泥金六字字  
家不能讀蟲書妙絕于今諸家未見此一種乃知唐玄  
度僧夢英皆妄作耳然則今所傳十八體出英公杜撰  
欺世非古寔有之也音釋分隸頗有批法碑首載贈詩

正書亦勁健皆是英公手耶如此公亦非孟浪者矣

宋夢英偏傍篆字

夢英在宋初自負篆書故作偏傍字源書而著跋于后大要于李斯諸人皆加貶駁獨推重李陽冰耳而不免為后世吾子行所譏至謂無所師承即郭忠恕與之同時英所推轂今觀其報書云何人知之惟英公知之似含不足之意英豈為不解也者附其書于跋后何也但其書跋語書忠恕書俱正書大有信本皇甫碑法始知



十八體釋文并贈詩都出其手毋疑也余合數碑觀英公書似當以正書第一篆次之分隸又次之不知具眼者謂之何

宋夢英夫子廟堂碑

英于篆體偏傍二石皆繫跋語與忠恕書皆作正書皆方勁有法而此碑忽爾蹶張全用柳誠懸玄秘塔法不師其遒勁而師其粗疎所謂真忌札也米南宮可作請以是質之

宋登太山謝天書碑

帝既侈言天書之妄復為太山之封而作此銘述太祖太宗以及其身語多浮誇文亦拖沓正書僅能方正無少鈎磔想帝亦不能辨此或王旦輩為之潤色而尹熙古之流握管耳碑方廣幾埒開元帝太山銘字减小不能強半而文筆手腕則不啻泰山之于鄒嶧矣

宋華嚴寺文殊閣碑

閣是杜順禪師藏肉身處宋人重修英公為記何潤之

書英文靡弱但公自任篆書者其正書極佳乃使潤之書潤之行筆亦不惡結體疎耳未足辱吾寶藏也

宋興平縣保寧寺碑

知遵鑄鐘建樓亦僧臘能事本不足多冉曾為碑為書蓋其徒張大之耳曾文有五季之靡而真行精健大有聖教序法是宋書中之鈔鈔者

宋玄聖文宣王贊

此真宗東封還過曲阜奠孔子而作碑二方上刻御製

贊下刻加號詔真行書無名氏疑亦書院待詔尹熙古  
輩為之雖不離院體而亦有聖教遺意據碑奉勅諸道  
府州監各于文宣王廟刻贊并詔不止曲阜余所收乃  
曲阜碑蓋他處易燬而孔林獨存耳

宋修兗州文宣王廟碑

呂文穆廷試第一後為賢相此文殊弱不稱白崇矩書  
大似孫崇望而遜其圓逸二人皆以書待詔者見一時  
所尚如此

宋玉峰軒記

呂大防總管永興軍創軒于興教寺陳正舉為之記大防名在青史與弟大忠等考禮定約至今傳藍田呂氏鄉約不替獨以軒以記哉今軒已亡記猶在寺壁文與書俱不足稱也

宋三十六峰賦

四明樓異令嵩高賦少室賦不足道而書者為武林僧參寥極得坡公卧筆法適勁古雅即令坡公見之亦當首肯

宋絳州夫子廟碑

聖教序蓋唐文皇從右軍墨蹟集之而又獲懷仁善手故能師法百代此碑從刻本摹集僅形似耳無論不及聖教即以較吳文斷碑又隔一塵矣

宋于真菴記

此徽宗為道士于元隱羽化作都轉運使任諒撰記而集唐歐虞褚薛顏柳李陽冰諸書者也亡國之君尚虛無而忘政治無足言者其書歐虞褚居十之七顏柳薛

才間出或以顏柳字大不論薛書少故耳李則獨以篆額集刻俱善但書而百衲殊不足觀存之以備一種

宋集右軍牡丹詩

牡丹詩較絳州碑差覺風流而老勁處不如時有一二筆纏綿者右軍帖中亡此也

宋普濟禪院碑

碑在汧陽于侍御永清始獲之亟稱賞以為不減聖教余得一紙觀其書非惟不及聖教抑且不及隆闡法師

碑時代為之非書者責也書者為僧善雋署曰習晋右將軍王羲之書其年為大中祥符此時蘓黃四家未出故書雖遜古猶有唐風

宋承天觀碑

觀在真寧縣唐開元中建宋大中祥符中奉勅重修而尹熙古書之者也熙古書院待詔書正與汴陽普濟碑同而此出隆闡碑為多碑稱剏造之由開元帝夢羣仙使求之得石象二十七于此事與玄元極類攷唐地理



志縣本名羅川以得石象故改真寧云

宋刻僧彥修草書

彥修草字詩李丕緒刻之于石曰筆力遒勁得張旭法  
今觀其書殊無一筆似張長史者王元美曰如淮陰惡  
少年風狂跳踉良是

宋抄高僧傳序

陶承旨文全之蘊藉英太師書徒爾裕張俱非當家善  
乎元美氏之言曰陶法門之畫葫蘆者英筆塚之盜枯

骨者茂以易矣

宋僧靜已書偈語碑

此與抄高僧傳序碑并在西安府學俗并呼抄高僧傳  
余視之乃某禪師所述偈語語非上乘而書出僧靜已  
行草甚類英太師疑二碑同時建靜已英之徒也然不  
免惡札

宋修周武王廟碑

此盧多遜撰孫崇望行書亦開寶六年建蓋與唐太宗

廟同時修葺者廟近王陵今廢圮碑不知何時移咸陽城中

宋修周康王廟碑

宋祖葺前代帝王寢廟文武成康皆有之今碑存者獨成康耳而康王碑斷泐不可讀開寶六年建黃遜浮撰孫崇望行書亦與唐太宗廟碑同時而王元美題憲宗廟碑謂宋祖注意憲宗蓋未見周成康唐太宗諸碑耳崇望待詔書院者一時習尚故不離道微院體也

宋修唐憲宗廟碑

余收宋祖修古帝王廟碑周文武唐太宗暨此九四而

此最后得趙

陶

撰張仁愿書仁愿與孫崇望白崇矩

尹熙古皆待詔書院王元美所謂文與書俱拖沓不足  
觀者但宋祖以談笑得天下而于古帝王陵廟盡加崇  
飾忠厚開國規模弘遠矣其事在開寶六年未幾鼎成  
使得竟其志幽燕何足煩一舉也惜也

宋贈夢英大師詩

贈英公詩者三十餘人陶穀宋白蘇易簡耶忠恕諸人皆在其中而備諸惡道無一首合作宋初人口語如此無論初盛何可令許渾見也書手出廬岳僧正蒙得誠懸法以英公廟堂碑觀是其相知之深者故欲有効于英耳詩中書劉伶作劉靈

宋太平興國宮碑

有神降于鳳翔本無稽之言而侈大之其天書之前茅乎徐常侍文纖靡直是五季遺習張振書亦拖沓不堪

與孫崇望雁行

宋同州龍興寺塔碑

寺建自隋而重修于宋開寶之末檀那楊繼宗也碑內有云府主連帥太師者有曰道揔隴右公者有曰觀風譙郡夏侯公者皆不可攷作碑者名岵而不言其姓亦無從知之書者并無姓名書法率更方整有之適逸不如也

宋復唯識解院記

唯識廨院者藍田故龍泉寺也有洪集者與姚氏共復之而為之碑碑文寥落耳書或正或行或草或兼一二筆小篆分隸其草又時作渴筆極竒怪道偉似魯公誠縣而時復出入但記者為豫童黃 闕其名書者為瑯琊 元闕其姓名二字題額者為鄭 闕其名立石者為 大雅闕其姓諸人名姓無一全者獨刻者張遵姓名亡恙人固有幸不幸哉

宋賜西岳廟乳香碑

高紳轉運荆湖奏請勅賜南岳焚香而四岳并及之據  
碑南岳諸殿日破乳香一兩西岳諸殿共十一處乃日  
破半兩古人焚香其儉如此且所焚乳香非今香也碑  
正書亦有柳誠懸筆意

宋樞密趙瞻碑

趙懿簡公瞻敝邑人卒葬城南四里塋地為耕者所侵  
殆盡碑仆而泐僅有數十字可辨觀其書法勁健知書  
撰人必非沒沒者惜先達為敝邑志不收其文遂無所



攷為之一慨

宋游師雄墓志

游公表章古蹟自周秦以及唐無不有題識至今尚存  
焉志亦云然志多與史合蓋修史時采志語入也志張  
舜民撰頗盡闡揚之致書者邵饒清圓秀勁大足名家  
所可恨者傷佻耳其書只尺作只赤赤與尺道楊用修  
以尺牘為赤牘本之禽經雉上有丈鸚上有赤王元美  
又引華山石闕云高二丈二赤平等寺碑云高二丈八

赤而規其隱僻欲改作尺牘據此志則宋已多用之非僻也

石墨鐫華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石墨鐫華卷六

明 趙岫 撰

跋四十一首

宋蔡襄萬安橋記

王元美云萬安天下第一橋君謨此書雄偉迥麗當  
與橋爭勝結法全自顏平原惟策法用虞永興耳余  
觀此書雄偉迥麗實有之然結法似平原而無其緊  
密策法似永興而無其秀逸此則時代為之非君謨

之罪也

宋蔡襄荔枝譜

此閩中刻刻手不佳而君謨正書猶有永興遺意蘇黃米三家不及也評者謂土偶蒙金寃矣

宋蘇軾書醉翁亭記

此新鄭公得之徽廢邸者公命摹刻摹者文壽承故能縱橫自如字字不失真態其真蹟一入江陵再入大內今世所傳乃摹本耳王元美再三致疑初以為不似公

書公沒后有王逸老者自欲出懷素上或是其筆又或  
陸務觀張溫甫輩戲為之后又云渴筆縱筆拂策磔掠  
有折釵股屋漏痕法以為公興到書則又不類又云趙  
吳興宋昌裔沈啟南吳原博跋是入石時壽承作此伎  
倆無一真者當盡割去之以備一家余蓄有此帖亦時  
展玩其中無一筆類長公者但此君筆法雖不能盡脫  
宋習却勝長公何不自顯姓名而署長公耶殆不可曉  
然謂或為長公興到書則斷無是理也諸跋非真亦似

有據第無從証之

宋蘇軾書上清宮詞

上清宮即徐鉉作碑述神人降于鳳翔者今在盤屋蓋  
屋昔屬鳳翔子瞻判鳳翔過此要子由同賦薛紹彭請  
書刻石道逸豐美比公他書尤勝石舊在本宮一道士  
院中斷為二余與余友徐宣伯偶過觀之搨二紙其后  
邑侯王公之榭移置衙齋作碑亭焉

宋蘇軾書樓觀詩

詩刻在唐靈應頌碑側道逸可觀元人以磨泐別摩一  
碑今時搨者是元刻原碑側字雖不可搨而視此霄壤  
矣詩則余不敢知為何語也

宋蘇軾仙遊塔題字

塔上有唐畫天王鬼神子瞻謂非吳道子不能而題其  
下方云書雖用卧筆而時作渴筆甚有素師藏真律

公二帖意比公他書不同即上清詞亦當遜其俊爽

宋章惇草堂寺題記

子厚與子瞻遊而題此書亦用卧筆間作渴筆遊絲法亦道逸可存也

宋蘇元老龍洞記

元老深得君家卧筆法此記亦似之石泐不可讀間有存者數字耳

宋蔡京草堂寺題記

蔡太師故非端人而書自不惡此自龍圖閣出知永興軍祀高觀潭題者考其時與章子厚相繼而至書雖遜



子厚乃兩人濟惡政當同觀

宋米芾蕪湖縣學記

米顛大言于書家少所許可而自作此札側筆縱筆雖極雄傑不免粗踈王元美乃稱其有千金蹠躩過都厯塊之氣恐未敢信也

宋米芾第一山大字

此刻在盱眙縣中南樓觀石乃摹刻耳縱逸飛動殊有一夫當關之勢

宋黃魯直狄梁公碑

自古正書法無作傾側筆者晉人法在態中故圓而多  
逸唐人態在法中故方而多適宋初諸人猶遵唐矩四  
大家出而唐法盡變競為傾側矣魯直其尤甚者而昔  
人乃謂狄公事范文黃公書為三絕即文正文篇法  
靡弱與黃公何絕之有試以視裴公文李西平而誠懸  
書為何如毋言蔡中郎之于郭有道也

宋黃魯直夷齊墓碑

余始謂黃書傾側盡變唐法又得此碑而不覺失席也  
碑乃黃書而無一筆類梁公碑者法全出褚登善聖教  
序瘦勁絕人策拂鈎磔幾無遺恨但結體疎少澁登善  
耳疑一人手腕豈其懸殊若是且黃他書俱與此不類  
何也今世字學出蘇黃者強半遂令唐法不傳不知黃  
故自能傳唐法者也至如碑稱夷齊之不立必其宗與  
國人有不說者又云二子之事孔孟之所不言不足信  
則宋人迂謬之談往往如此

宋黃魯直了元歌

唐故騰禪師作語俚甚似乎禪家宗乘未見一班書亦劣無姓名世謂為魯直疑非是

宋黃魯直草庵歌

此書作行筆稍勝狄梁公碑倔強傾側總不及夷齊碑石頭和尚口語亦殊鄙儻不足再觀

宋薛紹彭詩刻

虞學士集評書謂坡谷出而魏晉之法盡米元章薛紹

彭黃長睿方知古法又云長睿書不逮言惟紹彭最佳而世遂不傳米氏父子世學其竒怪據此似于坡谷之后獨取紹彭也今中南樓觀有紹彭書詩刻余凡得五紙其一書唐人玉真公主莊玉真觀諸詩小楷法出入黃庭洛神無一毫滲漏其一書蘇子瞻詩其一書其外薛周詩其一書王工部詩其一書一絕句字稍大或作真行其法皆自晉唐絕不作側筆惡態真可寶也紹彭號翠微居士其父師正重模定武蘭亭其子嗣昌刻智

永千文蓋世有書學者伯生之鑒精矣哉

宋李駒遊中南詩刻

李駒通判秦中留題中南而鄠令崔珙書刻石駒詩珙書皆不離宋人本色留之以見時代之下人自不能使超也崔珙是又一人非唐廢相起判鳳翔者

宋草堂寺舍利亭記

記作分隸書腕自遜古而時有一二筆効唐以前人者不堪抵掌

宋慈雲寺集右軍書詩

此晉之玉兔寺志應請之張仲尹詩之靜萬集右軍書  
之集書起自文皇聖教后之興者蔑以加矣此書尚不  
及絳州碑僅存形似耳詩則余不敢知也

金普照寺興造記碑

唐文皇曠世雄才削平海內以其餘力恣意臨池其臣  
又有率更永興輩共成之故能集成聖教師法千秋自  
此而后集書未有及之者普照碑建自金時當兵戈草

昧之后有仲汝尚文頗盡致而集公權書方整適勁緊  
密處殊勝公權自書不啻與聖教代興碑署仲汝義刻  
疑集書即出其手不有君子其何能國金之謂矣碑云  
寺是王右軍故宅未辨真偽而王元美直以為淮南公  
捨是又增一妄也

金趙秉文草書刻

趙秉文金禮部尚書號閒閒居士嘗為張天錫序草書  
韻會云徘徊閒雅之容飛走流注之勢驚竦峭拔之氣



卓犖跌宕之志矯若游龍疾若驚蛇似邪而復直欲斷而還連千態萬狀不可端倪亦閒中之一樂也觀此則其自負可知而此諸詩草法頗似鄭駙馬心經王元美謂不中素師作奴者然則閒閒其不免元章重儻之誚乎

金博州重修廟學記

王庭筠在金與趙秉文党懷英輩同負書名而庭筠酷似南宮此書是也攷是時庭筠父遵古寔成廟學事王

去非記之而令庭筠書之故尤為得意篆額者即懷英也

金博州廟學碑陰

此亦王庭筠書其父記字差大結構風骨似不及前碑

金中岳廟碑

此碑正書方整適勁蓋習清臣誠懸而兼運以水興者于金碑中最為妙品書者名郝史不立傳亦無書名觀其結構王庭筠輩似不及也党懷英號為能書乃任篆

額不任書知郝書在當時亦自知名碑立于大定中興  
博州碑同時世宗勵精政事頗稱太平故以其暇得修  
祀事耳

金都統經略郎君行記

郎君稱皇弟無姓名天會十二年記當為太宗之弟按  
金史世祖子十一人自康宗太祖太宗而外尚八人未  
知誰是碑一字不能辨蓋女真字如是王元美所錄明  
王慎德四夷咸賓八字正與此同法而此凡一百五字

后有諱書漢字具錄左方亦一異也字刻乾陵無字碑

上

欠山簪藜劬酌軒佃蒙契林旃契丈坎慙切契契也多錯契  
幣劫熨榮燮勞笙熨猷以縻收替蔡辨竊全似軟艸替  
務驗吏燃油灼妨髡巖燄燄空墜股鈞經鼓黜缺燮替非矢  
鑄琴毛丕替替中墜碑毛宅天燮

缺偏辨燮朽燮烈去飲酌替朽燮瓶校琴黑燮主同攸杵

大金皇弟都統經略即君嚮呂疆場無事獵于梁山

之陽至唐乾陵殿廡頽然一無所睹爰命有司鳩工  
修飾今復謁陵下繪像一新回廊四起不勝欣懌與  
醴陽太守酣飲而歸時天會十二年歲次甲寅仲冬  
十有四日

尚書職方郎中黃應期 宥州刺史王圭从行奉命  
題

右譯前言

元集顏書默菴記

默菴者道士邢道安所築而趙良弼為之記菴當樊川之上景色殊佳記亦簡盡可讀集書亦是懷仁之流亞也但符秦釋道安居川之東南今洞存而邢亦名道安豈其後身耶良弼兩副庶希憲商挺為陝西宣撫叅議后陞行省叅議未嘗為宣撫使而蒲知常跋曰宣撫使蓋尊稱之詞

元趙孟頫孫公道行碑

此趙孟頫書雖出李北海而加以婉媚所可取者生宋

四家後能一變其傾歌筆耳以方北海北海瘦而勁拙  
于藏鋒承旨肥而緩巧于取態而元美謂姿韻溢出于  
波拂間蓋能用大令指于北海腕者其然乎他日又曰  
承旨可出宋人上比之唐人尚隔一舍此則定論也

元趙孟頫勅藏御服碑

此碑亦婉媚大都如前碑而稍遜其圓逸御服者元成  
宗感異夢而以賜孫德或于萬壽宮者也今尚在道士  
所時出觀之訛為王喆衣者非

元趙孟頫番君廟碑

此承旨暮年筆亦覺老勁而不及孫公碑番君者長沙王吳芮也無大功德而二千年后尚祀不絕何也

元趙孟頫裕公和尚碑

福裕無他異行至贈儀同三司爵濫乃爾承旨書不甚如意圓熟有之而姿態不足亦不及孫德或御服二碑

元趙孟頫玄元十子贊

中南樓觀有此碑石理惡泐已甚字之存者形似耳南



中聞有此碑未知誰是真本

元趙孟頫佑聖觀記

王元美謂此書規摹北海余得一紙一字不損而肥緩殊乏筋骨摹本耶聊存之以俟知者

元重陽仙跡碑

姚牧菴璩追書金劉祖謙文文頗蘊藉而書全法顏平原但波拂鈎磔稍不及因以知勝國時不乏能書者也

元重陽教祖碑

王重陽在金遇異人度為全真其徒丘處機輩為張大其說而行之其道以全真而兼禪者此碑為密國公壽撰李道謙書書亦模倣平原然尚不及姚璉仙跡碑

元馬丹陽碑

丹陽王喜高足弟子也與其妻俱得道王利用為碑孫德或書文頗詳腴書亦有平原遺意但用筆過肥不免墨猪耳

元蒙古字碑

重陽萬壽宮元碑無數皆以蒙古字書而以漢字譯之  
蒙古字法皆梵天伽盧之變也故皆與佛氏真言相類  
其書亦有佳者有不佳者其署年月處用雙鉤書如今  
世傳飛白字王元美所載蒙古八字又若符篆草書與  
此不同不曉何故但歷年既久敝邑有力者多以此為  
元碑取作他用今存者尚五六碑不能悉錄僅錄一碑  
文一年月字并譯文具左方與卽君行記同作異觀

元碑取作他用今存者尚五六碑不能悉錄僅錄一碑  
文一年月字并譯文具左方與卽君行記同作異觀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1 842 843 844 845 846 847 848 849 850 851 852 853 854 855 856 857 858 859 860 861 862 863 864 865 866 867 868 869 870 871 872 873 874 875 876 877 878 879 880 881 882 883 884 885 886 887 888 889 890 891 892 893 894 895 896 897 898 899 900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916 917 918 919 920 921 922 923 924 925 926 927 928 929 930 931 932 933 934 935 936 937 938 939 940 941 942 943 944 945 946 947 948 949 950 951 952 953 954 955 956 957 958 959 960 961 962 963 964 965 966 967 968 969 970 971 972 973 974 975 976 977 978 979 980 981 982 983 984 985 986 987 988 989 990 991 992 993 994 995 996 997 998 999 1000

ਹੋਸੇਗੇ ਸੁਖ ਪੁਲਾੜੇ ਸੁਖਿ ਮਨਿ ਸੁਖਿ ਗੋਬਿੰਦੇ ਗੋਬਿੰਦੇ ਸੁਖਿ ਪੁਨੇ  
 ਪੁਲਕ ਪੁਲਕੁ ਤੁਹਿ ਕੋ ਖੋਲੇ ਸੁਖਿ ਮਨਿ ਸੁਖਿ ਗੋਬਿੰਦੇ ਗੋਬਿੰਦੇ ਸੁਖਿ  
 ਪੁਨੇ ਸੁਖਿ ਗੋਬਿੰਦੇ ਗੋਬਿੰਦੇ ਸੁਖਿ ਮਨਿ ਸੁਖਿ ਗੋਬਿੰਦੇ ਗੋਬਿੰਦੇ ਸੁਖਿ  
 ਮਨਿ ਗੋਬਿੰਦੇ ਗੋਬਿੰਦੇ ਸੁਖਿ ਮਨਿ ਸੁਖਿ ਗੋਬਿੰਦੇ ਗੋਬਿੰਦੇ ਸੁਖਿ  
 ਸੁਖਿ ਮਨਿ ਸੁਖਿ ਗੋਬਿੰਦੇ ਗੋਬਿੰਦੇ ਸੁਖਿ ਮਨਿ ਸੁਖਿ ਗੋਬਿੰਦੇ ਗੋਬਿੰਦੇ  
 ਸੁਖਿ ਮਨਿ ਸੁਖਿ ਗੋਬਿੰਦੇ ਗੋਬਿੰਦੇ ਸੁਖਿ ਮਨਿ ਸੁਖਿ ਗੋਬਿੰਦੇ ਗੋਬਿੰਦੇ  
 ਸੁਖਿ ਮਨਿ ਸੁਖਿ ਗੋਬਿੰਦੇ ਗੋਬਿੰਦੇ ਸੁਖਿ ਮਨਿ ਸੁਖਿ ਗੋਬਿੰਦੇ ਗੋਬਿੰਦੇ  
 ਸੁਖਿ ਮਨਿ ਸੁਖਿ ਗੋਬਿੰਦੇ ਗੋਬਿੰਦੇ ਸੁਖਿ ਮਨਿ ਸੁਖਿ ਗੋਬਿੰਦੇ ਗੋਬਿੰਦੇ

ଅନ୍ତରାଳେ ତୁମ୍ଭେ ମୋ ପାଇଁ ଆନୁରୋଧ କରୁଛ।

ଯେଉଁ ଶକ୍ତି ତୁ ମୋ ପାଇଁ ଆନୁରୋଧ କରୁଛ।

ଯେଉଁ ଶକ୍ତି ତୁ ମୋ ପାଇଁ ଆନୁରୋଧ କରୁଛ।

ଯେଉଁ ଶକ୍ତି ତୁ ମୋ ପାଇଁ ଆନୁରୋଧ କରୁଛ।

ଯେଉଁ ଶକ୍ତି ତୁ ମୋ ପାଇଁ ଆନୁରୋଧ କରୁଛ।

ଯେଉଁ ଶକ୍ତି ତୁ ମୋ ପାଇଁ ଆନୁରୋଧ କରୁଛ।

ଯେଉଁ ଶକ୍ତି ତୁ ମୋ ପାଇଁ ଆନୁରୋଧ କରୁଛ।

ଯେଉଁ ଶକ୍ତି ତୁ ମୋ ପାଇଁ ଆନୁରୋଧ କରୁଛ।

ᠲᠡᠨᠢᠯᠢᠬᠡ ᠰᠠᠨᠠᠶᠢᠨᠨᠠᠵᠤᠨᠠᠭᠤ

長生天氣力裏大福廕護助裏皇帝聖旨軍官每根  
底軍人每根底管城子達魯噶齊官人每根底往來  
使臣每根底宣諭的聖旨青吉思皇帝伊克岱皇帝  
色辰皇帝旺扎勒圖皇帝庫魯克皇帝聖旨裏和尚也里  
可溫先生每不揀甚麼差發休當告天祝壽者宣諭  
的有來如今也只依在先聖旨體例裏不揀甚麼差  
發休當告天祝壽者麼道奉元路大重陽萬壽宮裏

并下院宮觀裏住的先生每根底執把行的聖旨與  
了也這的每宮觀庵廟裏房舍裏使臣休安下者鋪  
馬祇應休著者稅糧休與者但屬宮觀裏的水土人  
口頭尺園林碾磨店舍鋪席典庫浴堂船棧車輛不  
揀甚麼他的更淡陂甘澇等三處水例甘谷山林不  
揀是誰休倚氣力者休奪要者這的每却倚着有聖  
旨麼道沒體例的勾當休做者做呵他每不怕那甚  
麼聖旨虎兒年七月二十八日察罕倉有時分寫來



至正十八年八月日

至元十四年五月日

右別二碑署年月字如此

元重修說經臺碑

李道謙文記修說經臺事并及老聃之道纚纚數千言

格雖卑冗意亦詳盡如謂孔子師承老子孟子不非蒙

三

莊又以武帝信方士淮南好黃白隋唐行符籙至丹藥  
奇技悉附道家為亂老子皆殊有旨趣碑書出李志宗  
真行不大佳道謙正書教祖碑雖近墨豬而亦頗邁偉  
何不自書乃使志宗操筆耶

元希聲堂碑

希聲堂元建在說經臺北下一級今廢而建閣獨朱象  
先所為碑存碑詞卑不足觀而杜道堅書非隸非分去  
古益遠于法益盭如吾子行所謂挑拔平硬若折刀頭

者不復可得殊令人有韓蔡諸人之想

元文始碑

此杜道堅撰書文始先生者尹喜也今殿與碑尚存詞本蕪冗而書與希聲堂碑正同亦弱不足存也

元篆書道德經碑

余所蓄篆書神禹碑壇山石有疑非真者石鼓文出史籀手披之恍遊三代下此則李陽冰縉雲城隍廟記為最蓋其字細而適飛動如神歐陽公乃以細疑之不知

篆正以細為佳如李斯嶧山翻刻子美有肥失真之誚夫肥為失真則其真正當瘦勁如縉雲碑也不然先瑩三墳亦陽水手筆何一經翻刻亦肥失真耶其餘如英太師郭忠恕雖甚誇詡終遜古人高翹者李道謙稱其善于古篆此書雜出頡籀款識古文大小二篆沾沾自喜尚不堪郭忠恕一嗤者暇日與諸篆碑同觀而題此于后不知于法當否

元正書道德經碑

此似出杜道堅李志宗輩而無名氏如枯樹枝無復生意聊與篆碑俱存以備一種

趙岵曰余集古碑自唐以前雖斷殘必錄至宋以後便擇其佳者至國朝諸名書不敢概及以待後之博雅君子亦猶歐陽修趙明誠之不及于宋也且以余所見錄古碑者自歐趙而外多憑耳食致使後之人無所徵信如鄭夾漈之金石略朱長文之古碑考曹明仲之格古要論紕繆十五何以稱馬求其考據精

審者于宋莫若黃長睿于有明莫若王元美余么膺  
雖不能望二公然寧遜博之名不敢不求精之寔其  
撰書姓名所在州郡苟非目見不敢妄書而碑多殘  
泐不能如趙明誠之以年月叙也遂用歐陽公例隨  
所得先後略分世代而已至于妄加譏評以貽誚讓  
使余不佞藉是以不朽抑亦有厚幸焉

石渠寶笈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石墨鐫華卷八

詳校官編修 臣潘廷筠

編修 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 臣倉聖脉

校對官學正 臣李 巖

謄錄監生 臣杜文海

欽定四庫全書

石墨鐫華卷七

明趙岫撰

訪古遊記

三首

一遊終南

余自髫年耽古法書沈右丞箕仲又謂余集帖數經臨摹其丰神無復存者獨漢唐古碑為可重耳余心是其言而胷足一隅以不能博收為恨今五十矣中壽余將就木焉其於腐肉朽骨何有且余最喜山水探竒攬勝



又以不得同志為恨戊午夏四月作石墨鐫華示王黠  
允濂允濂曰丈人于近道古碑恐有遺者寧可令歐陽  
脩趙明誠諸君見乎因歷數所見數種余謝不敏要允  
濂欲與偕出從九峻而東遊城南遵太乙尋草堂道鄠  
杜允濂喜甚解衣起舞曰是所願也遂治餼糧從長安  
呼一善搨者李守才至將發允濂又請曰丈人居近南  
山如重陽宮宗聖觀仙遊寺據勝地宜多古碑盍先一  
觀乎余頷之翌日乘二小馬搨工與二僕負楮墨從由

南時村成道宮成道謂王重陽重陽名壽成道于此有  
仙遺海棠花記記所留海棠活死人墓字出趙秉文書  
又道行諸碑皆不足觀南出得小徑望重陽宮樓閣出  
樹杪旭日初升谿水與林光相射不覺洒然至觀諸碑  
森立唯趙承旨所書勅藏御服孫德或道行二碑可錄  
李道謙書教祖碑王元美所稱精勁有法者暨姚燧書  
重陽仙跡碑次之蒙古字碑甚多不能識元美宛委  
餘編所載數字視此如石家珊瑚矣余為一詩已呼道

士出所藏御服製以宮殿正秋香色針工精密可左右  
衽元服也此服賜孫德或者碑載甚明傳者以為王重  
陽重陽金人成道後久而元為之建宮安得服元服德  
或死葬南山墓曰孫真人神道碑存傳者又以為孫思  
邈皆殊可嘆也余為一詩已至宮前龍虎殿猶元構木  
石粧塑皆非今所有丹堊銷沈左壁上方字數行余目  
不能遠視王黠借一梯讀之云粧鑿功德主本宮提舉  
孫道和曹漢臣塑胡君貴粧后題至順三年十二月三

日字且漫滅遇余而顯亦三人者之幸也向使更數歲不復可尋矣因與王駐歎慨者久之翌日遊樓觀其上太史伯陽父與尹喜說五千言處為說經臺其下唐開元帝夢老子得真容處為宗聖觀宜多唐以前碑今止靈應頌一碑頌真容事天寶間戴叔分書刻北面南面刻宗聖觀記唐人分書甚佳但經元人翻本減弱矣碑側蘇軾書詩并弟轍詩歲久剝蝕元人別摹一碑法視碑側字亦減又貞半千撰碑分書亦翻本皆不大佳其

餘如繫牛柏記文始殿碑殿壁間宋人諸詩又其下者  
余止令榻靈應頌碑而與駐上紫雲樓樓壁間元人畫  
山水極竒偉二十年前尚亡恙今為亡賴子拭去題惡  
詩殊增懊恨獨七真殿壁金碧猶存竒偉不減樓壁間  
畫似出一手者既而摩石犀窺玉井登經臺由呂公洞  
攀顯靈巖臺上米芾第一山大字趙孟頫玄元十子像  
贊疑皆摹刻又元人正篆二體道德經皆不大佳而顯  
靈山新作玄武廟碑則余所撰余謂此山稱顯靈即老

子真容出處不知何以貌玄帝謬甚語具碑中已從聞  
仙谷將還東至會靈觀觀側墓塔皆宋道士塔銘剝落  
不可讀觀中開元帝夢真容碑蘇靈芝書經翻刻余別  
收易州一碑亦靈芝書中載姓名與此小異而刻勝之  
碑陰蘇軾與章惇共遊題字亦道逸時日薄暮陰雲四  
起亟鞭馬馳中途雨至衣盡沾濡王駐衣單衣以一襖  
抱持所搨碑唯恐雨入殊有趙子固寶蘭亭之致余大  
咲為一詩翌日又遊仙遊寺寺傳是隋文帝避暑宮唐

韓均平詩仙臺初見五城樓者即其地也今為寺入黑  
水谷五里萬山迴合仄徑依黑水而行大勝樓觀但瓶  
造殿閣不及耳寺下潭曰黑龍停泓淵碧洞駭人心聞  
宋時每歲遣中使投金龍于中居人言昔深不可測今  
亦漸淺矣滄海為田當不誣也潭上架一木而過則馬  
季常之讀書洞史稱季常從京兆摯恂隱於南山之陰  
博通經籍豈即其地耶而殊偏側不可居不曉所出洞  
前玉女泉玉女謂秦弄玉與簫史吹簫於此仙去語近

誕泉即蘓軾剖符所調水亦無他竒但經軾品題遂貴耳寺前小塔俗云逼水塔塔上唐人畫天王鬼神軾以為非吳道玄不能今画與軾題書世稱雙絕越泉洞而上高山障之有徑西出廻視殿閣參差山林掩映龍潭激流鴈塔高踣宛然董北苑筆蓋山之勝至此殊絕矣余觀已與王黜小坐寺中為一詩其他不及詩而歸是役也為日三得唐碑一元碑佳者三塔畫一蘇軾書字二翻刻唐碑二為詩五言古二五言律一五言排律一



二遊九峻

既而將遊九峻求文皇附藝諸臣碑憶馬嵬北五里有  
隋李使君碑余昔自奉天過者低回久之恨無搦工遂  
渡渭先之馬嵬舟中指北芒阪上漢帝諸陵徃徃在目  
廢邱古城尤近短棹長波相為鼓盪余興發以一詩寫  
之至馬嵬不及授餐詣碑碑隸書稍遜漢法而不甚闕  
獨關使君名據碑云季父琰之琰之見魏書使君封安  
喜縣公官亦不卑而隋史無傳不可攷余爲一詩居人

有以茗進者先置石蜜數匙于甌而注之甘苦相戰不  
曉何物余戲謂王黠倪迂以糖點茶怒人不知其味倘  
飲此不稱善乎相視大咲翌日馬嵬人競携食過余索  
余書置墨如竈突烟筆如髡髮老而酒肉傖父雜坐於  
傍間以寢語余爲連書數十紙顧視似閭立本內苑池  
上作畫時但對此曹差少羞澀耳是日欲爲馬嵬懷古  
詩意興殊惡翌日乃于馬上成之過延長寺抵儀門村  
訪荀子好善去昭陵漸近亭亭一峯已當吾馬首恨不

即携謝眺驚人句朗吟其顛矣荀子者二十八舉於鄉  
余以白頭老子對之不覺面慚爲一詩以贈是日即拉  
荀子至昭陵十里高生家高生名儼暨侄爾舟余故人  
先是余數語以昭陵宜有殘碑生已爲問得數種以語  
余翌日携王駐允濂荀子好善高生儼爾舟聯鑣而行  
北一里許得許洛仁碑碑書不大佳又北半里許得薛  
收碑似昭仁寺碑駸駸有伯施法折而西一里許爲趙  
村村有廣濟寺寺後石鼓唐人書尊勝經呪精健絕倫

止存十三攷長安志圖有石鼓興宮而不言所以從趙村  
北行八里許為莊河村村中間有一碑未至先于道傍冢  
得姜遐斷碑及至村觀碑則段志玄碑行間一牧羊兒云  
碑甚多余攜以金使導東行數十步田間又橫一碑則監  
門將軍王君碑又東行數十步一碑無字亦無冢蓋土人  
平之而并磨其碑耳以圖攷疑是長孫無忌碑又東行半  
里許為劉洞村流水界之渡而東一碑則房梁公玄齡碑  
褚河南正書雖存者無幾而明珠寶玉片屑已足襲藏矣

世但重褚河南聖教序而此碑則沈埋斷莽間悲哉又東數十步高士廉碑在焉又東數百步李靖碑在焉撰書姓氏殘缺與諸碑同而上半完好靖冢作三山形文皇以象其功土人謂上三冢李勣冢亦如靖土人謂下三冢二冢南北相去不二里勣碑高宗御書高二丈餘蘄然屹立與溫彥博碑搨者甚多土人捶其字殆盡彥博碑在靖碑北數十步歐陽詢書法視皇甫九成化度最為得中而不復可搨余為咨嗟者久之是日亭午餒甚就西峪村李氏市食李氏食

余而返其值已小坐一廟東南望古冢相連碑甚多就  
之則褚亮碑阿史郝忠碑張後省碑孔穎達碑豆盧寬  
碑張阿難碑鱗次都不百步書與段姜等碑皆有法而  
孔穎達碑極類虞伯施但結構小疎昔人謂為伯施書  
非也穎達卒在世南后不應世南作書當是習世南者  
書之然已優孟矣既而又得蘭陵公主碑于老軍營之  
西北得馬周碑于狗村之東得唐儉碑于小陽村之北  
碑既多佳余且觀且行搨工遂不相及余語諸君期以

三日畢搨乃登昭陵皆曰諾方余之過莊河村觀段志  
玄碑也有趙生文奎村人也聞余至遣要余余謝不往  
趙生則自追余西峪村余翌日至其家主食其鼎烹僕  
食其蔬粟馬食其藟芟久無倦色余遂安之為一詩而  
令王黠攜搨工盡搨諸碑孔穎達碑螭首嵌空處有至  
正四年三月顧游特看此碑墨書十二字積泥土中拭  
視如新是一竒也方搨而王生馬忽逸追之馬止處一  
碑仆地王黠語余余募人起之乃崔相公敦禮碑大半

完好是又一奇也余既不即行則為訪求殘碑什者起之埋者出之存額者搨額尉遲敬德碑自額以下埋土中聞十五年前令尹芮質田掘而搨數十紙余出之了無一字盖土人於芮君搨後捶而瘞之耳又山半數冢土人謂宰相墳什一碑傳是魏鄭公碑山東半數冢土人謂亂冢坪什二碑余皆起之則與尉遲碑同不知何年捶而什之也余不勝嗟悼為一詩弔之又有告我以陵北四十五里叱干村有乙速孤公碑者余興欲飛趙



生語余勿行是天將雨余恠之趙生指門前溪水謂余水縮雨徵也蓋水從巴谷出村人鑿山引之灌田田皆畝一鍾而以其盈縮占雨甚驗余猶弗信已而陰雲忽起大風拔木驟雨如注山谷應響水泉皆溢如秦王破王世充歸浴鍬萬騎二十五將后從鼓吹聲震長安中余亟爲短歌歌之以敵其勢翌日稍霽余與諸君乃上其道有二東曰御道稍平蓋唐帝謁陵所由西道仄近莊河乃從西道土人謂有馬鞍險恐余不能過余至則履

若平地然九峻中一峰為太宗葬處是曰昭陵高不敵  
終南一小峰而土人遂以為險絕真井鼃見也余既至  
峯下觀歷朝祭碑與翁仲或側或什獨六馬皆以片石  
刻其半左右列各三攷歐陽詢書贊刻石殷仲容又書  
刻馬座今馬身半刻而無座字製亦不類唐人且太宗  
以天下全力豈難作一石馬而半刻之耶姑存以待博  
物者自此益斗絕余獨衣短衣而上王黼先登余老力  
衰為之徐行苟子先至馬鞍山已憊不能置足余掖之

至此益憐余又掖之相視而咲旣達其巔則分東西二  
峯見地脈從崆峒來至此界以涇仲山嵯峩障其東涇  
出山后渭逶其前南則中南太乙亘若列屏平川一帶  
俯視無際長安萬戶城若彈丸矣巘半石洞藤蘿翳之  
所謂鑿石架閣以入棺者雨驟注不得至為一詩而下  
循山北行三十里為東莊村村人朴野而能食客但其  
地夏寒四月麥才一尺供具不備客至便封一羊不然  
則割雞相氏者高生儼婦翁也競以酒食來意甚殷余

頷之是日午之叱干村村東二冢一為乙速孤昭祐碑  
苗神容撰釋行滿正書一為乙速孤行儼碑劉憲撰白  
義暉分書地僻搨者少故得稍完亦幸已叱干村之西  
南又二十餘里豆盧村陳生庭譔慕余好古聞余至鞭  
馬觴余于叱干相見甚驩余即碑下為滿引數觴鄭重  
而別是夜宿東莊寒甚余雖被酒猶覆二被視山南別  
一天地矣為一詩翌日南行緣谿上下雨氣初開日光  
磨盪泉聲在耳山色映人興致殊佳為一詩遂由東道

下谷口為烟霞洞傳為鄭子真隱居處涇陽亦有谷口  
此去涇尤近而漢中又有谷口不知誰是余與王子苟  
子高子小坐樹下談子真事居人輒荅曰村無姓鄭者  
口占一絕句嗤之是日別高子抵儀門苟子宴余苟子  
三世同居白叟黃童一家滿坐殊令人媿羨翌日南過  
阿史村村亦有數大家因憶叱干豆盧阿史郝皆代北  
大姓而阿史郝豆盧諸人又有功于唐陪葬昭陵此必  
三族所居而無所考過此東望茂陵巋然壁上而衛霍

諸將附焉想見武帝之盛登臨瀚海勒功燕然似不減  
李靖斥陰山擒頡利時而俗儒徃徃訾之殊為可恨略  
而南阪盡得興平城城上于茂陵九峻則又皆在指顧  
中矣余不勝感慨為一詩而興平于子養賢又為言其  
類宮一碑亟徃觀乃隋賀若誼碑宋人磨其陰刺作夫  
子廟碑元文尚存十五聞昔曾完好一縣令不耐嚴貴  
人之索取捶其字過半云已又于崇寧寺壁間得隋常  
醜奴墓誌書雖不大佳唐以前物可存也是日徐明府

聞而邀余飲明府巴縣人先大夫曾貳巴郡今墓木拱矣見明府殊有風木之感明府亦俊朗歡然道故余爲一詩謝之而屬之賀若誼常醜奴二石乞置守焉翌日歸是役也爲日十四得隋碑二隋墓誌一唐碑二十石鼓一尉遲恭杜淹李思摩順義公先妃陸氏清河公主碑額六爲詩五言古二七言古二七言律四五言律三七言絕二

三遊城南

歸自九峻之明日王甦先歸長安余亦以他事不得即東又十餘日乃戒裝至則王甦有世母之喪余居逆旅以俟之意殊鬱鬱適張生衍祥來翌日與偕出安定門過演武場遊崇仁寺本名崇聖建自隋唐今為秦邸香火院締構丹碧長安城諸寺不及也俗呼金勝寺經堂前有唐大德檀法師塔銘姜立祐撰石幢尊勝神呪張少悌書皆殊絕余觀已小坐寺中先是王甦告余以寺西一里許丁知州園掘得唐人墓誌使求之則園已



易主誌磨為他用矣是時余居長安五日長安中諸好  
余者競携酒過余履錯于戶而王戶部堯年別余二十  
年則召余飲且出所藏古碑以贈余余得之而喜可知  
也又二日王黈亦戒裝携張茂中遊城南記借余出永  
寧門永寧門西安之南門西安城本隋唐而狹小之記  
所謂安上啟夏含光諸門皆亡其故處今城四門東曰  
長樂西曰安定南曰永寧北曰安遠自永寧門至薦福  
寺三里許寺經廢徙非唐剏塔十五級嘉靖乙卯地震

裂爲二癸亥地震復合無痕亦一奇也僧房間窳多  
舊主而余友臨潼楊師震獨買一院稱有髮頭陀居其  
中余曾數訪之今師震謝世且三年院中荒落不覺潛  
然爲二詩以弔出寺南行又三里許爲興善寺前據草  
塲坡所謂橫岡之第五爻也雍錄長安志諸書皆云隋  
宇文愷築大興城以城中有六大坡象乾六爻于九二  
置宮室九三置百司九五貴位不欲人居置玄都觀大  
興善寺以鎮之觀當在寺西寺東又有裴度宅張權輿

所謂宅據乾崗者今觀與宅皆廢獨寺存寺后閣巍然  
銅佛像并轉經藏疑皆昔時物閣前有唐大德禪師碑額  
閣上有故按察劉公餘澤詩按察與余最善讀之慘然  
為一詩以弔出寺東南行又三里許為慈恩寺據記云  
寺經廢毀殆盡惟一塔儼然則今寺亦非唐剏而塔自宋熙  
寧火后不可登萬歷甲辰重加脩飭施梯始得至其顛  
泰山涇渭皆入目中余賦一詩求記所謂唐人墨蹟孟  
郊舒元興之類皆不可得塔下四門以石為枕枕上唐

畫佛像精絕為遊人刻名侵蝕可恨東西兩龕褚遂良書聖教序記尚完好而唐人題名碑刻無一存者問之僧云塔前元有碑亭乙卯地震塔崩墜壓為碎段今亡矣又按唐史高宗御製并書慈恩寺碑玄奘迎置寺中導從以天竺法儀其徒甚盛上御安福門觀之記又謂寺西南一里有李晟先廟碑張或撰韓秀弼書今二碑皆亡寺前小渠曲江泉合黃渠水經鮑陂而西聞二十年前尚有水宗侯誼祀塋在其北引水作池忌者塞其

泉竭矣由寺東南行一里即曲江西岍江形委曲可指  
皆蒔禾稼江南岍王中丞堦構亭遊賞今亦傾圮江正  
北一阜故樂遊原今為永興王府塋原下舊有青龍寺  
今亦毀江頭古冢隆起數處疑非冢當是唐宮殿基杏  
園芙蓉池皆在江西南今不可考余停望久之為一詩  
記又謂其西北有楊尚書瑒廟碑李林甫撰王曾書令  
狐氏廟碑劉禹錫撰并書今皆亡獨其地呼廟坡頭如  
故又東南二里為漢宣帝杜陵下為三趙村村中小冢

鱗比疑皆帝從葬者又東南五里為張曲記謂有蕭嵩  
墓今數冢未知誰是蓋由曲江達張曲地漸高望之自  
東南一帶迤邐過長安西南皆所謂少陵原也本鳳樓  
原以宣帝葬許后起少陵遂曰少陵少陵在司馬村東  
其西皆秦王葬地松柏森蔚華表翁仲數十里相望焉  
據記張曲之西趙村有論弓仁墓張說為碑已斷仆無  
字今亡村中有石翁仲二疑是仁墓上物趙村西為高  
望有蕭嵩父灌墓碑張說撰梁升卿書高望之西北又

有仇士良郭敬之昇平公主三碑皆當在十餘里內余欲  
往尋之王甦曰亡矣乃遂東南行至龐留宿王甦庄庄  
西半里為秦惠王墓墓前掘得段府君碑碑字皆平隱  
隱可讀乃唐段志玄父也碑額字亦漸平細如處州縉  
雲碑似是石理漸長歐陽永叔言不誣耳是日大雨翌  
日霽西南行馬首淨無纖塵山光林影紫翠相映殊不  
減山陰道上行五里原盡得興教寺據高原俯樊川玉  
案山天池寺在其南韋趙三像院在其東韋杜華嚴諸

寺在其西神禾原道安洞慧炬寺橫亘其西南余與王  
駐坐寺門眺望為一詩遊塔院觀三藏慈恩西明三塔  
三藏銘劉軻撰慈恩銘李弘度撰俱建初書西明銘宋  
復撰書呂大防所創玉峰軒以玉案得名當在寺后原  
半今獨陳正舉所為記在殿壁間寺僧有穴居者壁間  
嵌古殿壁一片唐人畫地獄變相止存閻羅王一鬼三  
大不盈尺而猙獰之狀駭人心目亦一奇也下寺渡瀉  
水尋道安洞葬塔半傾寺亦寥落道安事無考有金人



所為碑獨叙安生平而不及洞所始但至此西倚高崖  
東眺樊南之景舉目可盡茂中言不虛也又東南行過  
鄭家庄唐鄭駙馬乾曜後族尚百人據記鄭氏居蓮花  
洞在道安洞西北今乃在東南豈年久遷徙耶似不可  
曉自此南行抵南山普光寺寺有二一在山下一在山  
上下寺金碧莊嚴為長安諸寺之冠即崇仁不及也最  
勝者寺門內蓮花池大數畝中作藏經閣環以廊百楹  
遊人至此恍然有出世想上寺距下寺五里石蹬參差

飛梁跨壑長松古栢翠壁蒼巖應接不暇而莊嚴則減  
下寺攷寺直玉紫山北是故龍池寺東北坡上有曇遠  
禪師塔記云上興教寺玉峰軒南望龍池廢寺則寺自  
宋已廢國初有無壞禪師者西方人與秦愍王有宿世  
緣卓錫至此山夜擊木魚聲達王宮王異之明日來見  
師與語王恍然悟前生事命席禮師師携石甑炊餅石  
礮煮水飲食王從者數十人皆給王乃即此山為起寺  
居之竟證圓辨師所遺禪衣錫杖并甑礮見存余得寓

目焉寺僧又為余言師化后又有一西僧貌類師來遊於此踪跡詭異或與食食無筭或累日不食或飲之酒不醉或自遺矢傾食中并食之一居士欲從之遊僧指矢令食居士有難色僧笑而舍之去后所遺矢處輒生白蓮花僧殆亦無壞之流也惜無所遇云余既遊二寺與王駐宿奉長老房為普光寺并觀無壞禪師衣物二詩翌日西北行循神禾原過慧炬寺荒落特甚下原徑杜固有水西北流當是杜正倫所鑿尚名鳳凰嘴自此

稍西行為杜曲懷子美為一詩又西北為楊萬坡夏侯村上華嚴寺丹碧雕殘記謂有澄襟院有東閣有元醫之居引水架閣頗極幽勝今獨斷崖敗壁而已而倚高原瞰太乙諸山祭在目前則猶昔也寺西二塔不知誰為真如寺僧言昔有五塔止存二余觀東一塔下有杜順禪師像西一塔為清涼國師妙覺塔俱經重修敗垣中有唐比丘圓滿斷碑書雅有歐褚法又一僧房有唐儼尊者塔額大字又有夢英撰碑何潤之書記文殊閣

藏杜順肉身今亡所在而杜順和尚碑不知何緣乃在  
長安開佛寺中余與王黜觀已因歎地之興衰如記稱  
龍池廢寺即今普光剎造為諸寺冠而華嚴寺之勝十  
不存一二焉為一詩而下循原西行數里有宗尉懷斛  
庄亭館參差出半山林木掩映水泉稻畦極幽僻之致  
懷斛者懷墩弟也懷墩字長房博學能詩文與余善恨不  
拉此君開樽暢飲其上也為一詩而過又西二里為牛頭寺寺  
地勝如華嚴而莊嚴過之蓋亦秦邸香火院也寺有徐

士龍撰碑今亡余為一詩自寺西南行過申店渡潯水西北望皇子陂大冢其西為畢原下為杜城何氏山林逍遙公讀書臺岑嘉州諸莊俱無所考佇望久之西南過神禾原十里為香積寺樊川御宿之水交流其下謂之交水西合于澧入於渭亦一勝地也寺塔中裂院宇荒涼寺前鐸上有畢彥雄撰淨業禪師塔銘書虬健有登善法寺僧言是塔上墜落者是夜宿寺之西廊與王駐指寺北汾陽破安賊時長刀斫陳烏獸皆駭今獨有

鬼火佛燈而已為一詩翌日渡交水東南行十里得胡村寺原名實際寺壁間有進法師塔銘是日小雨少憇寺中又東南五里為百塔寺本信行禪師塔院山畔唐裴行儉妻庫狄氏葬塔尚存餘小塔記所謂累累相比謂之百塔者今止存三五而已殿前石幢經無可書殊絕寺亦入秦邸故莊嚴稍勝殿壁金元舊畫雄偉可觀寺僧又出一像紗帽金龍紅袍云得之承塵意是金元達官修寺者像也余為一詩而下至此東望普光僅十

五里所謂南五臺者曰觀音曰靈應曰文殊曰普賢曰  
現身皆山峰卓立樓殿出半天在普光之西南百塔之  
東南而道塞多猛獸不易至每歲六月奠禱雲集秦邸  
人緣道設飲食以待之乃可遊焉余望之悵然循山西  
行林中多柿栗其陰蔽日又十五里為子午鎮直子午  
谷北有日中之市市多山珍長安人往往就之南望谷  
口殊險因憶魏延欲以精兵五千自子午薄長安此去  
褒斜千里首尾不相救縱走夏侯懋豈能當曹叡張郃



步騎五萬耶真妄言也鎮西十五里為董村寺是翠微下院山上寺為翠微余不得至呼寺僧問之不知也余與王黈相視而笑壁間金牒歷載諸寺化度寺猶存思率更邕禪師塔銘不勝慨嘆又西十里為觀音山奇峭與衆山殊大壑精氣出入令人駭目又西十里為豐谷豐水為八水之一而谷口僅數十步亂石夾水北流殊非大浸稍北合高觀水交水始大耳水上橋以鍊絙二繫大石橫以版履之動搖欲飛又西一里許為高觀谷谷

水注一大石罇曰高觀潭漬沫如雷上有鏡絙懸橋如  
豐谷而潭水激射度者尤悸高觀谷之西則草堂寺也  
秦姚興迎鳩摩羅什譯經於此原名逍遙園唐僧宗密  
居之為草堂寺今名棲禪寺有鳩摩羅什葬舍利石塔  
精殊甚宋人作亭覆之今尚在傍有龍井云與高觀潭  
通未知的否殿后有圭峰定慧禪師碑柳公權篆裴休  
撰書圭峰定慧禪師者宗密也辟間又有隋鄭州刺史  
李淵為子世民祈願記淵唐高祖世民太宗也又有章

惇蔡京題記皆歷歷可讀寺前揖紫閣峰東觀音山西  
圭峰如屏環而圭峯獨壁立亦曰笄頭山又曰鷄頭十  
六國春秋云石生兵敗潛鷄頭山是也寺南一里有寺  
曰長興秦邨剋又西南三里有寺曰子房庄則僧大海  
創以譯經俗謂留侯尋黃居公於此非是當由紫閣訛  
為子房好事者貌留侯可笑也東南一小峰峰頂有寺  
曰圭峰寺四寺惟棲禪最古而莊嚴都不及長興余二  
十餘年三遊其地乙未同遊為羅貢士秀士魏茂才邦

達韓進士期維癸卯同遊為王戶部家瑞王明府宣徐  
孝廉汝為韓孝廉化張茂才自守數君子者獨羅秀士  
仕為浙叅軍餘皆物故而余亦斑白記余初遊時棲禪  
殿壁畫猶前朝筆甚竒偉今斷裂矣僧大海多長者遊  
善談論今圓寂矣其徒皆無足與言者圭峰寺僧松菴  
架閣巉居甚有幽致今僧化而閣廢矣獨長興以秦邸  
修繕如故余語王駐不勝今昔存亡之感是夜宿棲禪  
寺為一詩以弔翌日王駐辭余東歸余亦西歸是行也

為日十三得隋記一唐碑三塔銘六石幢經佳者二宋  
碑一記三唐碑額三為詩五言古四七言古三五言律  
五七言律三

石墨鵠華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石墨鐫華卷八

明 趙岫 撰

詩三十二首

由南時村之重陽宮觀元朝諸碑

林薄逗朝景清泉瀉澗鳴元宮在其南一逕仄復平下  
馬問羽流相見不識名坐我古殿傍棟宇半頽傾斷碑  
認殘字功德記先氓穹碑踣龍趺仙蹟滅且明遊盼窮  
千年安能永長生倦言日已西歸卧聊柴荆

觀道士所藏孫德或遺服

仙客何年去遺袍賜勅聞機絲鮫室淚刀尺漢宮雲碑  
載元人字名餘學士文誰能悟蟬蛻搔首問茅君

遊樓觀歸遇雨

晨駕來終南周覽畢夕景青林滋華茂綠草紛苔穎  
逶迤行路岐參差度前嶺樓殿出山巔高居列仙境若木  
陰石屨扶桑覆丹井紫氣望不極白日焉能永嗟我幼  
婦辭坐卧觀索靖仙游自一時感激發深省飄風從西

來雲霧變俄頃歸途雨冥冥寒薄侵衣領物態有如此  
一嘯青天冷

仙遊寺

危逕轉深入諸天隱上方隨刊經帝力締構自前皇昔  
代宸遊地今時卓錫鄉棟樑千劫氣丹碧十尋光寶樹  
沾花雨叢林有異香潭聲珠唄落山色翠眉長虎豹蒼  
巖伏蛟龍白晝藏側身窺雁影跼步造雲莊石立疑鯨  
動橋飛訝竦翔對門玉女洞隔水朗公房仙吹聞雙管



禪心話半牀世緣如可棄吾欲禮空王

渡渭

漢苑秦宮接渭橋中流一葦盪雙橈連天樹色疑顛倒  
斷岸人家忽動搖浦口沙寒來往月城頭風落古今潮  
停舟指點前朝事王氣諸陵黯未消

南上官村觀隋李使君碑

石獸荒涼卧夕曛孤村麥隴淡黃雲殘碑拂拭開皇字  
功業依稀識使君

馬嵬驛亦是武帝黃山宮

茂陵劉郎過黃山後車盡讓傾城顏  
漁陽鼙鼓烟塵起鳳輦倉皇墜  
玉環羽衣不奏哀蟬息廢驛荒城  
春草色千古詞人空復愁海上遊  
竟招不得

應夢寺訪荀子若誠約遊九峻

嗟余白髮叟奈爾黑頭何縱酒須能醉  
論詩不啻過江山雙目少花鳥一春多  
且共尋幽賞行行得和歌

莊河村主人

落日牛羊嶺上村誰開三徑召王孫山容似黛斜侵檻  
水字如巴曲到門野客行藏無揖讓田家賓主有盤樽  
欲將谷口煙霞色並向桃源洞裏論

弔昭陵陪葬諸臣碑

遙望九峻山古冢何累累上有名王宮下藏賢臣衣結  
髮等苦樂焉能不相隨冥廬長安寢楊名觀豐碑文采  
曜天壤書篆蹟欽崎日月既以邁金石衰草萎守冢非  
昔人誰知傾與頽兵燹同樵牧焚擊莫禁之况及盛明

朝富貴多文詞顧言屬茂宰摹榻無停時田父怒其害  
約結偕操錐斷者棄溝壑存者字亦稀生面開凌烟感  
彼杜甫詩英姿罷颯爽悲思徒空垂又無葱菁樹靈爽  
何所棲日暮聊騁眺長嘯增歎歎

將登昭陵阻大風雨率爾短歌

君不見九峻山鴻濛突出涇渭間岡峰橫截青天色俯  
視日月如雙丸恠石谿訝勢絕斗大者鯨吞小虎吼唐  
帝龍髯此上升玉柙珠襦今何有御道曾聞鳳輦臨玄

宮不復能罷守悲哉文武之臣附蟄冢累累千秋魂鬼  
能相依余也過之生慷慨腰有長虹倚翠微恍惚似聞  
神靈怒鞭驪龍兮叱馮夷澎澎湃狂風驟雨如翻浪  
山精木鬼白日爭跌宕疑是浴缺三萬自東來鼓吹前  
后聲悲壯又疑是褒公鄂公酣戰時大呼動天天震盪  
君不見昨日天晴今日陰眼中之事等浮雲漢家長陵  
窟野鼠秦帝驪山空草痕願提一斗酒澆君青樹根盡  
灑英雄恨千古雨捲風收天地昏

登昭陵

衆山忽破碎突兀一峰青地脈蟠千里神功闢五丁風  
雲行殿合松柏翠華停寂寞攀冉者何人問夜扃

宿東莊

山逕高復下行行望村烟墟里產荆棘深巷絕塵喧主  
人貌朴陋稚子皆驚看言辭多孟浪逢迎少顧瞻自云  
窮山陰經月無時鮮嘉節及朱夏厲風凜冬寒豆麥苗  
一尺藿茹豈成餐割鷄供黍食陳酒如太玄日入無明

燭刈薪聊代然欣然為醉飽反覺禮數寬寢我茅茨下  
終夜抱膝眠天明主人至相見歡且慚欲別復躊躇愛  
此太古賢

山行

青天何處不堪捫石蹬巉巖嚙屐痕山氣將龍騎日馭  
泉聲挾雨鬪雲根羊腸忽轉東西礪馬昔徐開遠近村  
欲學向平尋五岳便拚婚嫁棄兒孫

烟霞洞是鄭子真隱處

流水柴門曲曲斜青山有洞鎖烟霞野人不識當年事  
笑道鄰無姓鄭家

茂陵

黃山歷盡見孤城城上樓高眼倍明芳樹寢園今北望  
暮雲宮闕舊西京芙蓉晝冷仙翁露苜蓿春閒宛馬聲  
回首長楊誇獵地何人得似馬卿名

過興平徐明府招飲明府巴人先大夫曾貳巴  
郡不勝故人之感情見乎辭



客有并州意逢君話兩川江聲通白帝山色上青天綵  
服趨庭夢星軺出刺年向來風木淚沾灑一金筵

薦福寺過楊廩夫故居二首

古寺巖城外曾來問子雲踈鍾仙梵落雙樹佛燈分身  
老思蘭臭時違歎鹿群誰將兩行淚沾濕到荒墳

已公結屋處送老梵宮天徑草虛遊屐林書撫斷編塔  
知埋雁後月傍誦經年負土侯生在相依守太玄

楊門

生猶有讀書其中者

興善寺閣讀故觀察劉公恩徵留題

上方高閣鳳城南  
慧窟禪枝恣所探  
忽有新詩披謝眺  
翻令清淚灑羊曇  
乾坤六象搜難盡  
日月雙輪轉自忝  
無那世緣俱寂滅  
暫從芳澤問遺簪

登慈恩寺塔

日出東南行騁目  
川原上白雲忽飛馳  
森木紆朝爽  
寶刹鬱崔嵬  
琉璃耀平莽  
昔人陟其巔  
徘徊蒼梧想  
題名在四壁  
勝蹟街雲往  
灰劫亦已久  
施梯及吾黨  
振策鴻

濛天飛轡巨靈掌西極俯帝都東溟招方丈城郭渺何處睥睨敞窮壤

曲江

落日閒行曲江頭曲江曲裏草油油古瓦滿地蒼鼠遊  
千門宮殿等浮漚芙蓉園中牧兒謳樂遊苑上今王丘  
原遷水竭歷千秋覆茅為屋深耕耰朱雀橋邊繫紫騮  
我欲弔之總百憂開元盛時稱皇州三山之沼象瀛洲  
瑪瑙珍盤薦五侯昭陽麗質開明眸江花照眼江水流

物色生態待龍旂少年進士群相逐黃金勒馬翡翠裘  
青娥隊隊來勸酬亂插繁花盈道周大腹胡兒操長矛  
天子倉皇為下樓才人公子成髑髏天陰鬼哭長啾啾  
涇渭東流不斷愁野老吞聲哭未休盛事一去寧再留  
落霞紫雲空宴游今代中丞王子猷新亭安穩時窮搜  
眼中亭圯無人脩况乃唐家土一抔仰天長嘯清且道  
古木森爽風颭颭

興教寺

高原行忽斷老樹掩雲屯水散龍池遠峰孤玉案尊  
敗垣驚變相殘碣繡苔痕昔日翻經意維摩許更論

普光寺

貝闕珠宮倚翠微跣趺終日澹忘歸蓮花忽自波中見  
鷲影歌從檻外飛柳底鳴蛙關動定松間馴鶴識皈依  
龍池亦是東林社不必廬山好息機

叅無壞禪師觀所遺衣物

開士何年至那提訪故知振鈴醒萬劫分乳食千兒什

龍留衣鉢莊嚴奉國師  
誌公飛錫處雲氣繞龍池

杜曲

行遊杜陵巖巖下有晨炊茅屋數十家  
毆翳夏木齊遙岑結雨脚亂水明稻畦  
繫馬長條間箕坐復踟躇昔有杜陵老  
在此深巖居華族多貴達麗藻盛文詞  
此人既云往地靈亦以移花光比酒濃  
豈復如昔時村人但耦耕茲事不能知  
撫心悲先民攬筆作此詩

華嚴寺

杜陵原上草樹遮華嚴寺傍山水涯浴鳧飛鷺水田迥  
過雨留雲山色賒老僧施食去扃戶童子乞火來烹茶  
法堂東閣半沉寂讀罷殘碑坐日斜

過公謹宗尉庄兼懷長房社友

茂林蔽修逕敷草帶高岡薄言事遊遨夏陰清且長倚  
原結茅茨避喧如柴桑竹樹覆短垣蓬蒿豈就荒亭館  
出其巔參差摩穹蒼爾家近韋杜嗟彼美人行美人行  
兄弟結侶唯清狂識我亦已久竒文數與商安得有樽

酒對坐話裏腸一醉何所求良時多感傷

牛頭寺

野寺荒原上登登逕轉遙禪房穿樹杪珠閣擘山腰坐  
久花頻落談深鳥故驕淹留從老衲寂寞話前朝

宿香積寺

寺北汾陽破賊處

迢迢御宿川落落香積寺殿頽塔裂不記年斷碑猶拂  
開元字開元之後此出師胡兒六萬首皆碎我來宿寺  
中徘徊動遐思空山日落雨冥冥古木荒村鬼火青尚



父忠勲那在眼至今惟有佛燈明

百塔寺

遙望百塔寺寺邊塔纍纍下有敷榮草上有紛披枝借  
問此下人長卧亦何其心結如金石骨化隨塵灰慧澤  
廣無外圓光照地垂色身寧有極生願為芻尼

草堂哀舊遊諸君子

紫閣對圭峰古寺三五處松栢蔽其陰日夕起烟霧二  
十年間三來遊我歌爾和偕交素吁嗟乎哀莫哀兮昔

日之人今朝露一哀兮魏生意氣無知流謂魏邦達二哀兮

韓郎識面如荊州謂韓期維三哀兮一代風流王子猷謂王家瑞

四哀兮京兆眉間翠黛愁謂張自守五哀兮韓家難弟雙吳

鈞謂韓化六哀兮小王翩翩烏鳧遊謂王宣七哀兮徐穉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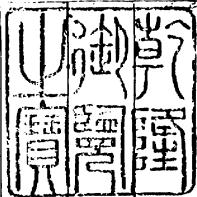
歌更莫耐平生意氣輕王侯謂徐汝為作者七人不可遮眼

前山水音悲嗟此行携得東床兒謂王允濂我昔遊時爾童

牙今也能探虎豹窟彩筆飛揚凌崒峯老態龍鍾應避

鋒狂來曾負峻嶒骨不隨逝者為髑髏且向山中書咄

咄嗚呼仰天長嘯兮生死交情不能忘年過半百多悲  
傷更有羅含在遠方謂羅秀士安得雙淚隨大江大江東流  
無止息紫閣圭峰千古色但使圭峰紫閣如礪堅一生  
一死那足言



石墨鐫華卷八